

新兴产业分论坛

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活力研究 (202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工业和信息化经济运行研究中心)

2026年4月

版权声明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和信息化经济运行研究中心），受法律保护。转载、摘编、视频引用等任何使用本报告的文字内容，应注明来源。违反声明者，编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核心观点

(一) “十五五”时期新兴产业发展从“量”扩张转向“质”提升。从企业活力、创新活力、融资活力、人才活力和政策活力“五力”视角洞察新兴产业发展态势。总体看，2020—2025年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产业从“量”上的快速扩张逐步转向“质”上的稳步发展。其中，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持续增强，融资活力波动回升；人才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高学历人才成为争夺焦点；政策支持回归理性，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施策”。

(二) 各地方在实践中探索出各具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一是部分资源禀赋突出、工业基础雄厚的城市，以“龙头牵引+链式集聚”实现产业链快速崛起；二是部分科教资源密集、创新要素富集的城市，以“创新驱动+全链条转化”打造创新策源地；三是部分数字经济领先、市场机制活跃的城市，以“场景驱动+生态协同”激发产业活力；四是部分外向型经济发达、开放优势明显的城市，以“开放引领+集群发展”推动产业高端升级。

(三) 新兴产业发展仍面临创新转化、区域协同、场景应用、要素支撑四方面“不足”。一是创新转化不足、产学研用融合不畅，导致创新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二是区域协同不足，东部集聚度偏高且

部分赛道同质化严重；三是场景应用不足，企业“不愿用、不敢用”等问题仍制约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四是要素支撑不足，金融供给机制不健全，中高端人才供需错配，AI等领域人才缺口显著。

（四）下一步新兴产业发展应在强化创新根基、区域协同、需求牵引、要素保障四个方面久久为功。一是强化创新根基，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成果转化应用，促进“四链”深度融合；二是强化区域协调，立足各地禀赋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东中西部错位互补，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破解同质化竞争；三是强化需求牵引，加速从“样品”到“产品”再到“产业”的跨越；四是强化要素保障，激活社会资本和发展耐心资本，拓宽新兴产业融资渠道，加快引培中高端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要素保障。

关键词：新兴产业；发展活力；典型模式；存在问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新兴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引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为产业发展锚定方向、提供遵循。为更好研判新兴产业发展态势，本报告从企业活力、创新活力、融资活力、人才活力、政策活力五个维度分析发展态势、总结地方经验、剖析发展瓶颈，为“十五五”时期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

目前相关文件和研究中，与新兴产业相关的概念有三个，分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明确定义。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对经济社会全局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其核心是“战略”与“新兴”的双重叠加。“新兴支柱产业”概念在2025年被相继写入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五五”规划建议及《政府工作报告》中，但官方尚未给出明确定义。学术界则

从不同视角展开探讨，强调其兼具“新兴”与“支柱”双重属性，具备科技含量高、带动效应突出、增长动能强、业态模式新、技术含量高、绿色底色足等特征。

目前，国内关于“新兴产业”的界定尚未统一，综合中央重要文件界定、学术界研究及产业发展实践，本文所指新兴产业，是依托重大科研成果与前沿技术突破、通过产业化应用形成的新型产业形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支柱产业相比，新兴产业涵盖范围更广，具备以下典型特征：一是**技术前沿性**，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动力，技术、资金和人才密集度高，赛道选择较多，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较快。二是**政策驱动性**，产业发展关乎国家竞争力，受政策影响较大，政府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能推动产业快速发展。三是**高成长性**，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市场渗透率加快提升，具备强劲的增长动能与发展潜力。四是**空间广阔性**，产业链条较长，产业带动力大，跨界融合特征突出，未来发展具备充足的纵深空间。

二、从“五力”视角看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态势

为更好跟踪新兴产业发展态势，本文结合新兴产业特点，从企业活力、创新活力、融资活力、人才活力、政策活力“五力”视角洞察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行业方面，由于“十五五”规划、2026年《政府工

作报告》均列出部分产业，本文采用 2025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工作方案》提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低空装备、航空航天”九个重点领域为基础，细化拆分出人工智能产业，共计形成十大新兴产业。总体看，2020—2025 年，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产业从“量”上的快速扩张逐步转向“质”上的稳步发展，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多势能。

表1 洞察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态势的“五力”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企业活力	企业数量	存续企业数量（个）
	注册资本	存续企业注册资本规模（亿元） ¹
创新活力	研发投入	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²
	研发产出	企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个） ³
融资活力	交易数量	股权投资交易数量（起）
	交易金额	股权投资交易金额（万元） ⁴
人才活力	数量需求	企业招聘人员数量（人）
	结构需求	企业招聘人员中硕士以上人员比重（%）

1 对异常值予以剔除。

2 由于 2025 年上市公司年报尚未全部披露，2025 年的值采用以下方法近似替代：2025 年全年=2025 年前三季度*(2023 年和 2024 年“全年与前三季度之比”的几何平均值)。

3 由于 2025 年第四季度数据获取不全，2025 年的值采用以下方法近似替代：2025 年全年=2025 年前三季度+（2023 年第四季度和 2024 年第四季度的几何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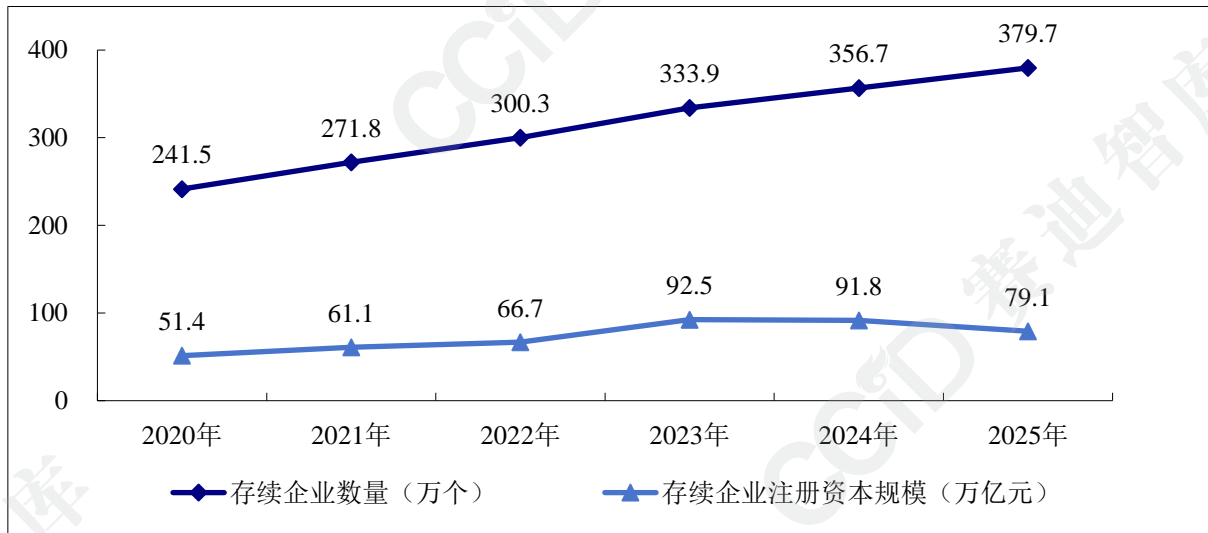
4 由于许多投资交易不对外披露具体金额，此指标统计值小于实际值。此外，部分投资交易披露金额为“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对此统一设为 300 万元、3000 万元以便于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政策活力	政策数量	相关产业政策数量（个）

（一）从企业活力看，新兴产业主体动力十足，中小企业竞相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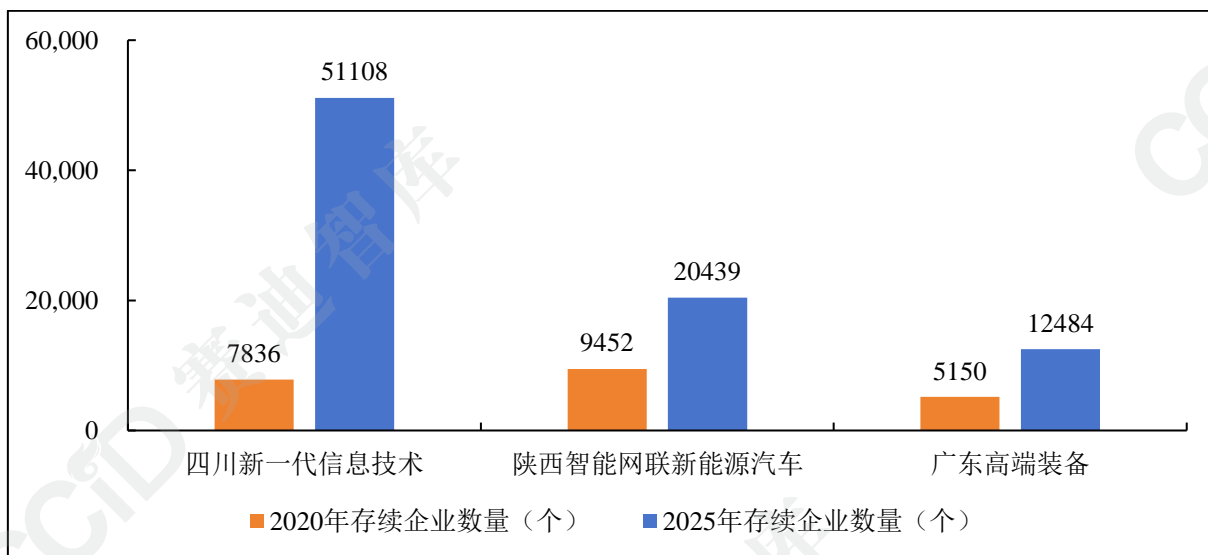
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新增企业数量越多，表明企业活跃程度越高，产业发展活力越强。2020—2025年，我国新兴产业企业数量显著增长，存续企业从241.5万家增长至379.7万家，增长57.2%。从产业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企业数量显著增长。从区域看，四川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陕西省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广东省的高端装备领域企业数量增长较快，企业活跃度表现亮眼。与此同时，新兴产业企业注册资本规模波动下降。2020—2023年我国新兴产业企业注册资本增长较快；2023—2025年期间则显著回落，平均增速降至-5.1%。新兴产业企业数量扩张、注册资本规模下降的现象表明，更多中小企业涌入到新兴产业中，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展现更多发展活力。

图1 2020—2025年我国新兴产业企业活力情况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淘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图2 2020和2025年我国部分地区新兴产业存续企业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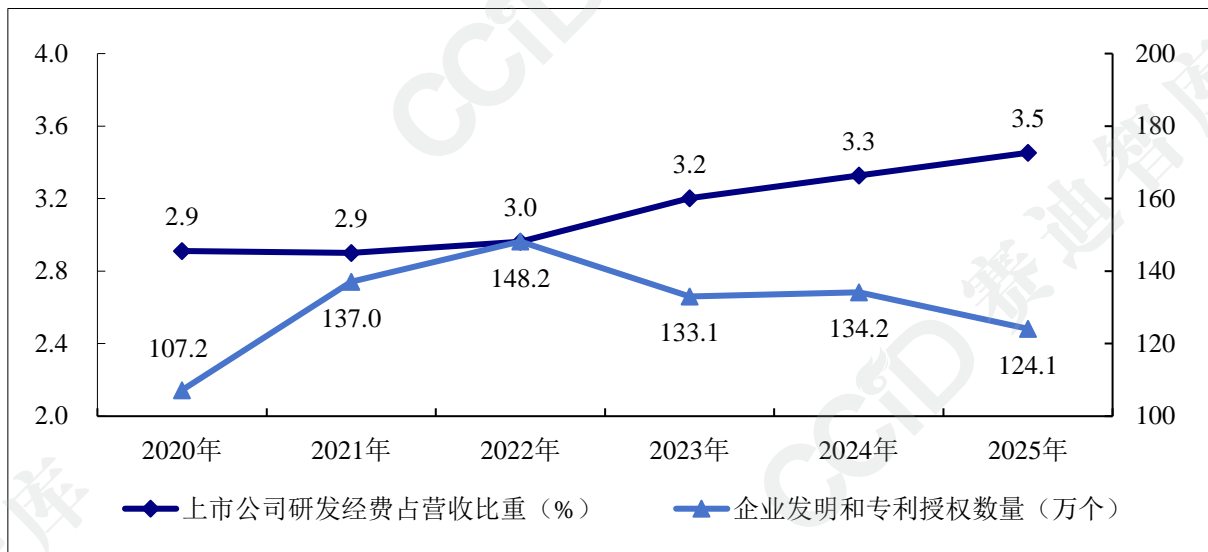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淘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二）从创新活力看，创新“护城河”意识提升，成果转化“蓄势待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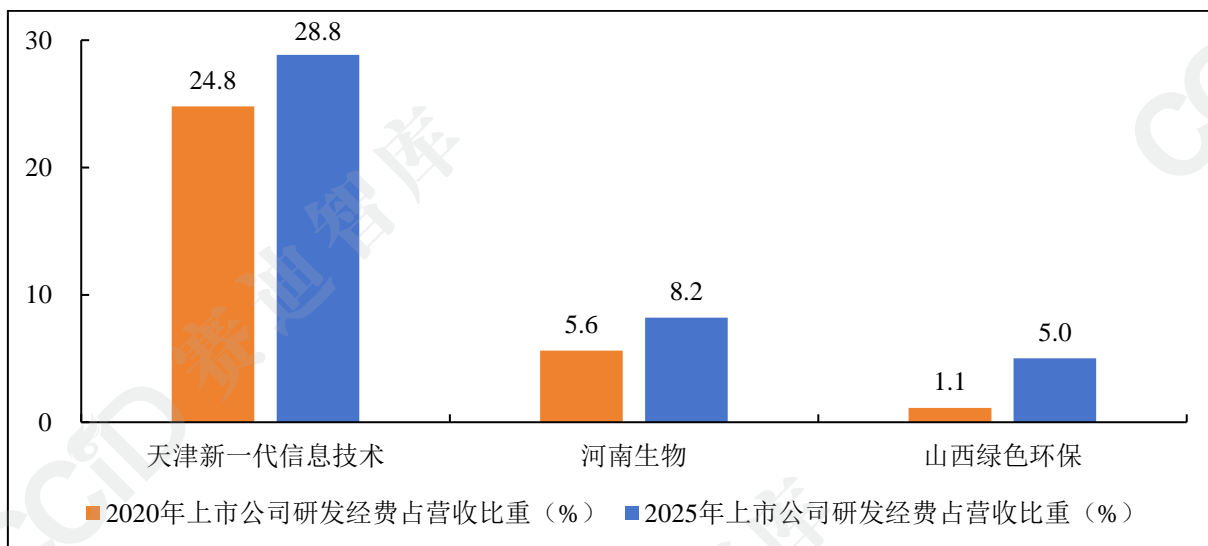
创新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越多，代表产业发展动力越强。数据显示，2020—2025年，我国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2.9%稳步提升至3.5%以上。从产业看，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领域研发投入占比处于领先地位，企业积极加大研发投入构建行业“护城河”、提升竞争力。从区域看，天津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山西省的绿色环保、河南省的生物领域研发投入占比快速提升，2025年较2020年分别提高4个、3.9个、2.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进入平台期，创新成果转化遭遇转化难题。2020—2022年，我国新兴产业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由107.2万个增至148.2万个，但此后由于专利授权导向以及政策调整等原因，企业发明专利数呈现下降趋势，2025年降至124.1万个。尽管创新成果数量波动下滑，但研发投入持续性增长是产生海量专利的基础，技术突破仍具备较强的后劲支撑。

图3 2020—2025年我国新兴产业创新活力情况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淘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图4 2020和2025年我国部分地区新兴产业研发强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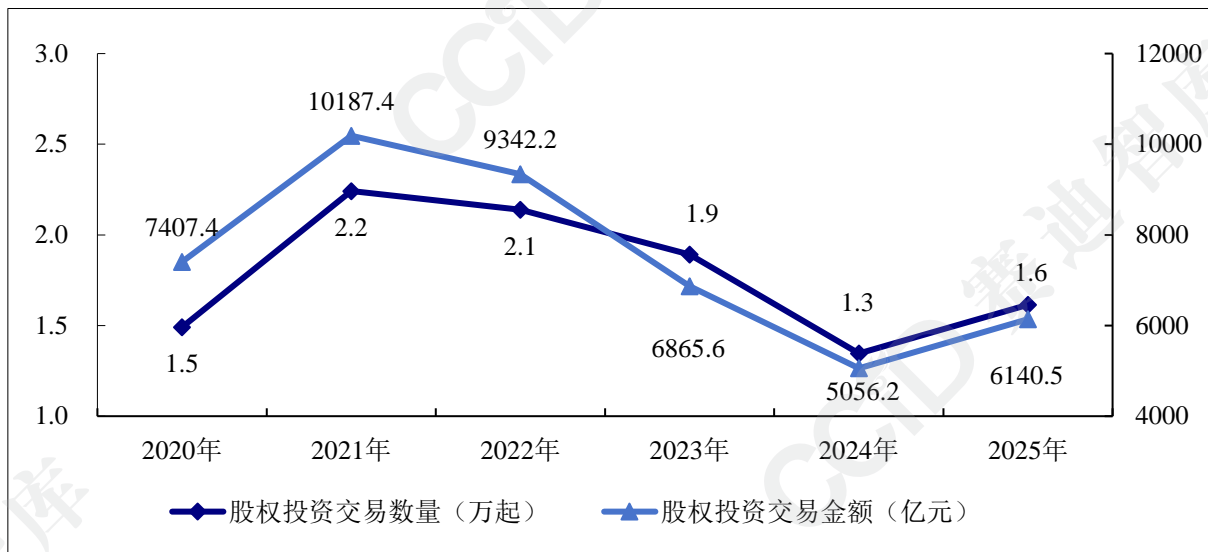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淘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三）从融资活力看，融资规模冲高回落，社会资本从“爆发式扩张”转为“精挑细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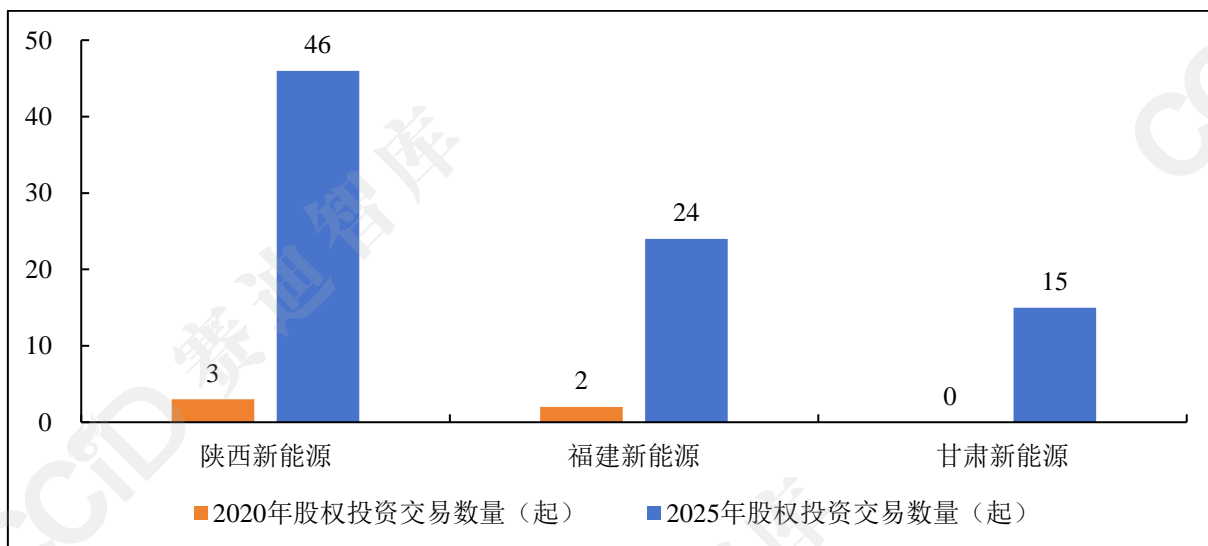
资金是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孵化器。以股权投资为代表的社会资本青睐通常代表着产业的未来发展潜力。2020—2021年，我国新兴产业股权投资交易数量飙升至22419起，金额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幅超35%。资本竞逐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热门赛道，大量初创企业获得融资，行业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2022—2024年，随着宏观环境变化和产业进入优胜劣汰阶段，新兴产业股权交易数量与金额进入“下降”通道，资本从“广撒网”转向“精挑细选”，2024年，股权交易数量和金额较峰值分别下降40%和50.4%。2025年，在稳增长政策支撑和新技术加快突破等因素带动下，股权交易数量和金额企稳回升，资本进入结构性调整的新周期，资金更倾向于硬科技实力、自我造血能力强的企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与此同时，部分区域在融资活力方面仍呈现亮点，例如，2025年陕西省、福建省、甘肃省新能源领域股权交易数量分别为46起、24起、15起，交易金额分别达29.2亿元、30亿元、42.2亿元，较2020年实现较快增长。

图5 2020—2025年我国新兴产业融资活力情况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清科数据

图6 2020和2025年我国重点地区新兴产业融资数量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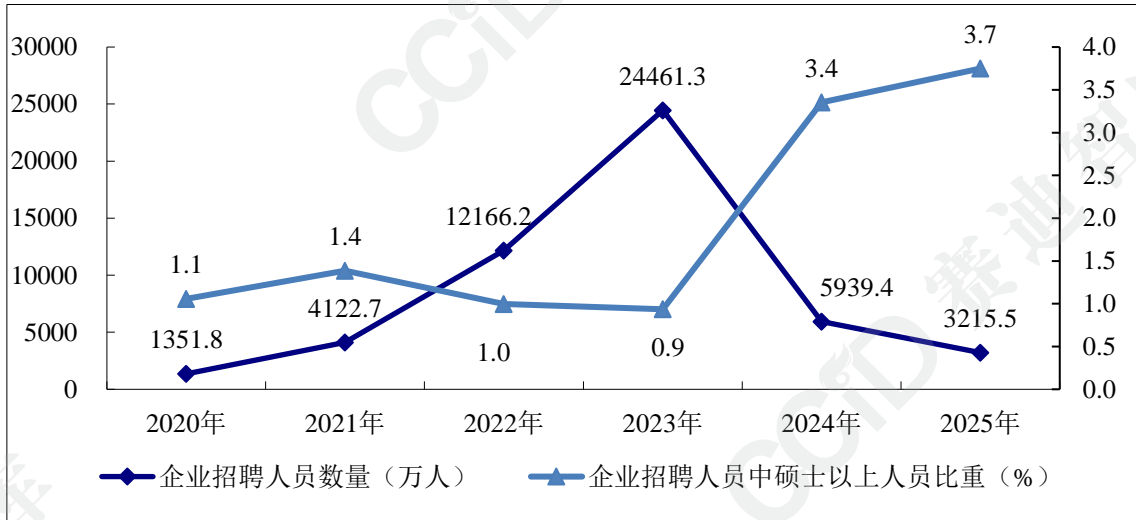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清科数据

（四）从人才活力看，人才质量需求提升，高学历人才成为争夺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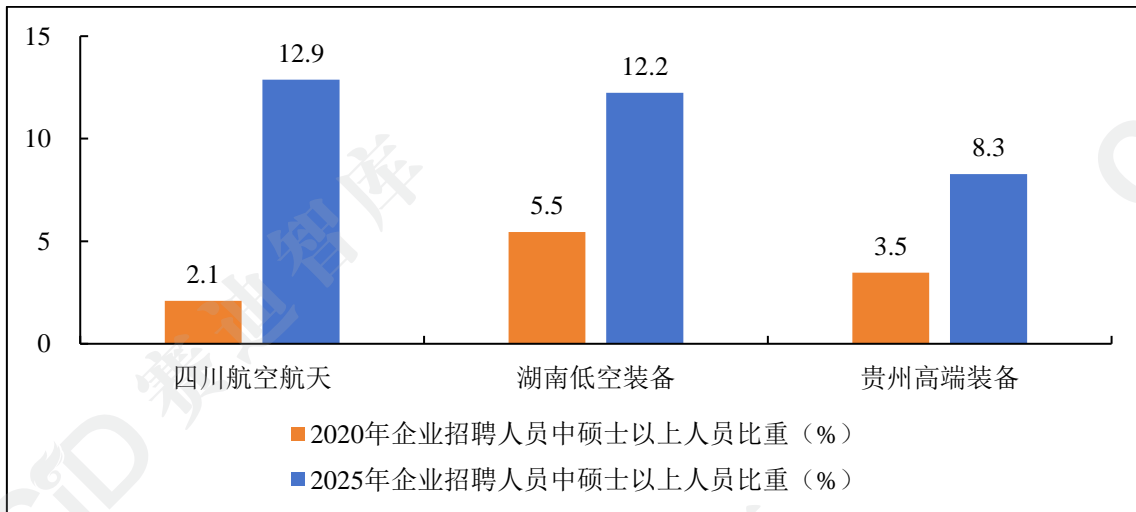
人才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员招聘需求越大，代表产业扩张动力越强，产业发展活力越足。2020—2023年，我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迎来爆发增长，叠加疫情后企业补库存、扩产能需求，新兴产业企业总招聘人数需求达到2亿人的高峰。2024—2025年，随着宏观形势变化以及部分互联网企业“降本增效”策略转向，新兴产业招聘需求回落至理性区间，招聘人数显著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新兴产业从模式创新转向硬科技驱动，新兴产业人才结构高端化趋势明显，招聘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占比从2020年的1.1%稳步攀升至2025年的4%，新兴产业正沿着“人才密集型”的道路坚定前行。其中，四川省的航空航天、湖南省的低空装备、贵州省的高端装备领域硕士以上招聘人员占比实现较快提升，2025年较2020年分别提高10.8个、6.8个、4.8个百分点，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强。

图7 2020—2025年我国新兴产业人才活力情况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淘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图8 2020和2025年我国重点地区新兴产业高端人才需求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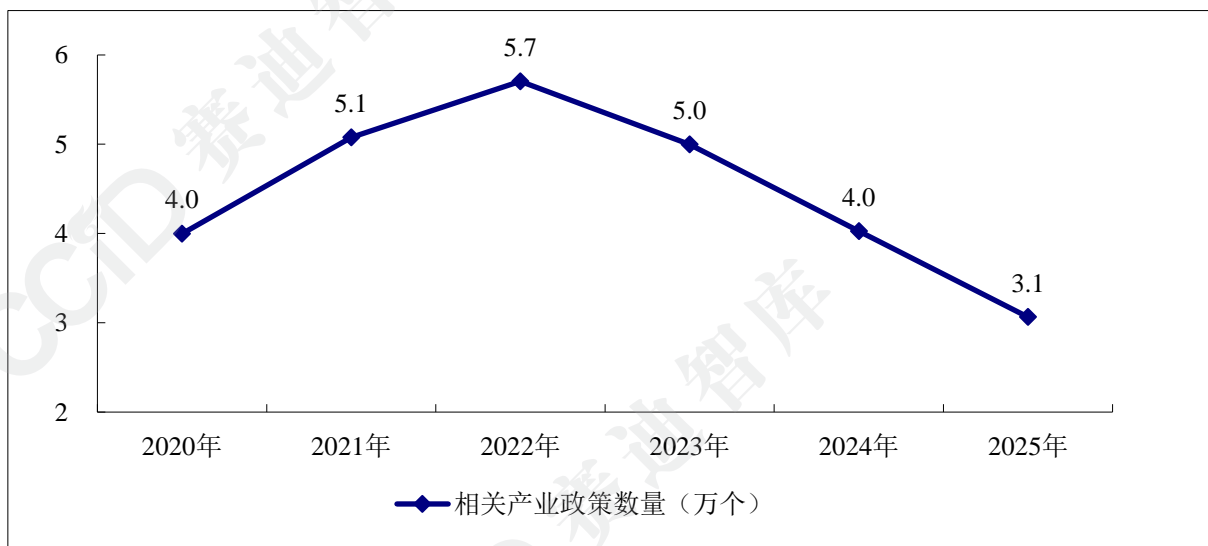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淘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五）从政策活力看，政策支持回归理性，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施策”

政策支持是新兴产业早期发展的助推器。数据显示，我国新兴产业政策数量在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持续攀升，从不足 4 万条增长至 2022 年的 5.7 万条；其中，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是政策支持的重点。自 2023 年起，政策数量开始逐年“瘦身”，2025 年政策数量显著回落并低于 2020 年的水平。这一变化体现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我国新兴产业行业治理思路的深刻转变，政府的角色开始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新兴产业逐步走出“政策红利期”，进入“市场主导期”。未来产业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政策质量、协同性和落地上，并非简单的数量堆积。

图9 2020—2025年我国新兴产业政策活力情况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淘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三、各地方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的四种典型模式

(一) “龙头牵引+链式集聚”模式

依托本地能源、资源或产业优势，聚焦新兴产业赛道，以链主企业为引领，构建全产业链闭环，地方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产业合伙人”，通过“资本+产业链”招商，快速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崛起。该模式适合资源型或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如宜宾、宜春、常州、合肥等，但需结合本地资源禀赋灵活调整，避免盲目复制。如四川宜宾抢抓全球能源转型和光伏技术迭代机遇，以宁德时代为核心，构建“锂矿—锂盐—材料—电芯—整车—电池回收”产业链；依托隆基绿能、英发睿能、高景太阳能、和光同程等龙头企业，构建“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应用”产业链。

(二) “创新驱动+全链条转化”模式

聚焦原创性、引领性创新，发挥央国企、科研院所、高校集聚优势，通过“实验室原创突破—中试平台验证—产业园区转化”的全链条设计，形成知识的快速生产、转化和应用。这种模式适合科教资源密集、市场化程度高、开放水平领先、资本要素活跃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深圳等，需配套耐心资本、全球高端人才服务体系等资源，避免科教资源与产业需求脱节。如北京在商业航天领域汇聚全国超过50%的核心研发单位和300多家高新航天企业，聚焦可重复使用火箭、

低轨卫星等关键技术攻关，依托“火箭大街”等共性技术平台，形成“研发—验证—产业化”闭环，可重复使用火箭、柔性太阳翼卫星等一批成果集中落地。

（三）“场景驱动+生态协同”模式

以应用场景为抓手，以精准服务激发市场活力，以生态融合催生原创成果，形成“场景牵引—技术攻关—产品迭代—产业壮大”闭环。该模式适合数字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化程度高、创业文化浓厚、社会资本充裕、政府服务能力较强的城市，如杭州、深圳、广州、成都等，但需避免盲目追逐热门赛道，造成资源错配与重复建设。如浙江杭州依托电商、直播、数字内容等领域先发优势，以“算力基建—算法研发—场景落地”推动技术迭代，建立“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协同转化机制，形成人才、技术、资本自循环生态，培育出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等“六小龙”企业。

（四）“开放引领+集群发展”模式

以外向型经济为基础、高端制造为方向、科技创新为引擎，产业集群为载体、优质服务为保障，依托国家级工业园区、自贸片区等平台优势，推动产业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该模式适合外资企业集聚、开放平台成熟、制造业体系完整、产业链配套完善、营商环境优越的城市，如苏州、东莞、厦门、青岛等，需注重创新资源集聚与本土

企业成长，避免产业集群根植性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如江苏苏州依托苏州工业园区引进三星、博世、信达生物等外资链主企业，借助技术溢出效应培育本土配套企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高端制造产业，培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 3 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 11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四、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创新转化不足，产学研用融合机制仍需深化

一方面“投入多、产出少”特征明显。数据显示，2020—2025 年，我国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 2.9% 稳步提升至 3.5% 以上，但创新产出增速有所放缓、创新效率不高，这与我国研发产业增速放缓相一致，表明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不足，产学研用衔接效率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应用强、基础弱”特征仍然突出。研究表明，2025 年全球新兴产业股权投资交易中，主要发达国家被投资企业多侧重通用机器人基础模型、基因编辑等底层技术，我国则集中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生物基材料量产等应用层创新，底层技术公司难以获得更多融资支持。清华大学相关研究指出，我国独角兽企业多聚焦应用模式创新，核心技术突破空间较大。

（二）区域协同不足，部分新兴产业同质化问题仍需引导

一方面新兴产业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截至 2025 年，东部 10 省

（直辖市）新兴产业存续企业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51.2%；存续企业数量前五省份中，东部占据四席；50 个工业大市中，东部 36 市存续企业数量占比达到 73.8%。2025 年，新兴产业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前五省份全部来自东部；中西部 14 个工业大市中，11 市授权数量低于工业大市平均水平，占比达到 78.6%。亟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部分新兴赛道布局过于趋同。从新兴产业存续企业的地区分布情况看，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领域，全国 31 个省份均有布局，部分地区未能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实现差异化发展。

（三）场景应用不足，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仍存堵点

一方面供给侧存在准入机制不健全、场景开放不足问题。如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监管规则未能及时匹配技术迭代，致使创新产品落地受阻；自动驾驶测试仍以小规模、区域性为主，缺乏跨区域联动验证，难以支撑技术向成熟阶段演进。另一方面需求侧仍存在企业“不愿用、不敢用”问题。企业习惯固化、商业模式不明、对国产新技术新产品心存顾虑等因素制约需求释放。即便部分国产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企业仍会选择“可用而不用、能用却慎用”。

（四）要素支撑不足，金融供给与人才不足矛盾仍待化解

一方面金融供给不足。数据表明，近三年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呈波

动收缩态势，表明长期资本、耐心资本供给不足，难以匹配新兴产业长周期、高风险的融资需求，还会加剧企业融资环境的不稳定性。从区域看，西部地区资本供给尤为不足。2025年，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兴产业股权投资交易数量占全国的8.2%，仅为东部的十分之一；交易数量前十的工业大市中，西部仅占据一席。另一方面中高端人才供给不足。数据显示，各地方对中高端人才需求旺盛，但人才培养体系尚未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猎聘数据显示，当前国内AI人才缺口已突破500万人。

五、推动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强化创新根基，深化协同融合

夯实原始创新根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重点支持“从0到1”的原创性攻关，培育高水平创新载体。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机制，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建设中试验证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优化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

（二）强化区域协调，破解产业同质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强化“全国一盘棋”思维，引导各地立足自身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发展特色新兴产业赛道。推动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资源密集区域聚焦高端环节，打造新兴产业创新高地；引导中西部地区依托传统产业优势，培育细分领域单项冠军，形成东中西部错位发展、协同互补的产业格局。建立区域产业协同机制，加强跨区域产业合作和资源共享，完善产业转移配套政策，规范产业准入标准，破解同质化竞争难题，提升产业整体发展质量。

（三）强化需求牵引，畅通产业化通道

坚持需求牵引、场景赋能，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逐步开放场景和标志性场景项目，推动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开展示范应用。健全场景供需对接机制，搭建场景展示、交易平台，推动创新主体与应用主体精准对接，破解市场验证环节的制度性堵点。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场景创新，支持用户型企业牵头培育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在工业、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规模化应用，加速创新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产业”的跨越。

（四）强化金融供给，培育中高端人才

壮大耐心资本规模，多渠道拓宽中长期创业投资资金来源，优化国有资本考核机制，构建包容审慎的评价导向，为国有资本改革创新营造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支持科技型企业

上市融资、发行债券，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强化高端复合型人才培育与引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优化专业设置，培养兼具技术、管理、市场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发展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撑。

本文作者：关兵 张亚丽 杨艺 苍岚 刘世磊 李柳颖 张厚明 杨伯川

联系人：关兵 13810581440



